



伯圆长老

病榻慈音

《南洋佛教/19》30.11.1970

无名无利，还要出钱出力的事情是很难做的，但人间则需要它，因为人间病苦的人多，没钱的人也多，遇上「贫病交逼」很使人旁徨无策的。不过凡是难做的事情如能够做到，那又是最快乐的，所谓：「助人为快乐之本」。星加坡佛教施诊所的创办已经一年了，在这一年中听说成绩好，名气也好，可说为佛教尽一分救人的事业。

人类的祖先用山泉送青草以疗百病的生活经验，所积成的的中医遗产，本来是很丰富的医疗作用，无如被江湖的毒草参进杏林，更兼抱残守缺，很像佛教的狮子虫，生在狮子身上一样，几如孤岛的灯光被海雾笼罩著。

中国有一个时期，想要打倒中医，以为中医给国家是丢脸的，由是华夏的人民一路来都走了衰运。什么都是洋的好。从洋灯电火一直到洋人的炮舰，无一不是神话，洋人自然更是人间少有，天上无，所以，我们同样是黄帝子孙的白衣天使，一看到洋人，总是轻声细气的；一看到同他们自己一样肤色的面孔，多是绷著脸，要理不理的，彷彿三年大麦种未曾还她的样子。可真怪哩！为何华人的後裔，一受洋人的教育，总是喜欢欺负和他们父母一样肤色的人，可能是被洋风一吹，连骨气也吹掉了，这种态度对病人的心情是很影响的。

一个病人，虽说需要医药，但在精神上还是需要亲切的同情心，因为病人的心情多是苦闷的，宽解情绪的慰藉，与服药有相同的效果。由於百余年来国弱民贫的关系，造成人们的自暴自弃，样样都是外人的好，今天的白衣天使也会看到唐山伯手里拿著针灸而出神了，把向被当作落伍的文化，重再在人类的园地里接触到新鲜的空气，可能是六十甲子的天运转了舵。

佛门许多优秀的青年，由於传统的墨守，一领职业性的衣袍，让自己的两发逐渐成霜了。这在专心追究生死大事，以求心源的证悟上来说，本来是割爱辞亲的最大因由，但「重岩我卜居，鸟道绝人迹」，或「十年归不得，忘却来时道」的林下之风，当这时代是否能够普遍做到，是有问题的，除了一己的功用外，社会人们容易了解的还是利生事业的耕耘。

当二十三四年前，福州的宝松老和尚，本著慈悲救人的宏愿，依然奔走南

北，筹建医院，结果成功了，当医院开办的时候，临时的护士使用在寺院庵堂里持斋的年轻姑娘，她们一旦为人民服务，有若阳春里晨曦初映的小鸟出林，喜气盈溢，对病人没有贫富肤色之分，一视同仁，一本天真的善良态度，给予社会很好的印象。可见慈悲需要运用在行为上表达出来。处在这个时代，更需要德学的兼重。如果具有救世的能力，又是一个真实慈悲的道德心，那不管处在社会任何场合，都会给人间感到是个隆冬的朝阳，不然如只是口头上的慈悲，人间是用不著的。

佛教在民间的信仰，本来是很深刻而又普遍的。从沙漠的尘头起处，多少毅力雄厚的法门龙象，把经教送进关内，经过帝王大夫的门墙，一到民间便成为人民去恶趋善的灯塔，在传统的生活习惯上已忘记是外来的文化。人们把佛菩萨又是观音菩萨，比他们的祖宗更尊严，更亲密。可是民间虽然对佛菩萨很看重，但对和尚和斋姑却平淡得如秋後的寒林。宋儒有如阿飞走进酒吧吃人的大餐，还要拆人台，一路来文人学者多喜欢奚落佛门中人。尤其是一般写武侠小说的文人，把女人的拳头赋造得比阿波罗的火箭尤粗，挨打的对象多数不是和尚便是道士，佛教在宣传方面既没有其他宗教那积极，更加这些不三不四的冤枉小说，误导民间的视听，已够佛教精神上的负荷了。

到了民国後，孔家店被打倒了，佛教更是秋野带病容。至卢沟桥的炮声一响，铁蹄过处，国人血肉与炮火横飞，这时在佛学院求学的年轻出家人，激於国难当头，投笔从戎，在枪林弹雨下抢救伤亡，由於救护工作无我大悲精神的表现，这是得出家人真是明月当头，给国人的印象非常深刻，一扫旧时分利份子的坏衔头。

说来说去，都是说，慈悲需要在行为上表现出来，否则人家要的是佛菩萨，无需要我们这些随嫁娘。像施医施药这种事情，需要金钱，更需要人财，如办得好，一定会随时间而扩充的，如吉隆坡的同善医院，起初也许比我们今天的规模还小，可是现在已成为一间大医院了，医务人员亦由中医扩充到中西医同处一堂了。由是我们应该把现成的人才如女子佛学院的优秀年青人，其中多添两课医学，人家四年可以毕业，我们因为有其他学科，可以延长时间，一方面施医事业有人才扩充，亦可设分院，另一方面，给她们为大众服务的机会，且可适应潮流，自力更生。同时在各人回到各自的小庙後，既可讲经说法，亦可以医术救人，且以医术化人尤为现宝。尤其是像常凯法师的伤科，更是佛教青年人所应学的救人良技术。

